古老的呼唤

□合肥 漆 武

有一种呼唤，曾在山谷间、田野中回荡，心头满满的幸福感。

那也许是儿子呼唤正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母亲，回家做晌饭的声音；或是妻子呼唤丈夫放下手中的农活，回家招呼客人的声音；又像是爷爷呼唤贪玩忘了归途的孙儿，催促早点回家的声音……

这种呼唤就是那个年代，大众最常用能发声的“通讯工具”，是千百年来，祖祖辈辈在历史长河中，辛勤劳作时创造出的美妙歌声。

我的童年就被幸福包围着，在一声声呼唤声中慢慢成长。小时生活在金寨大山深处斑竹园镇被唤作“陈龙”的一个小村庄，十余户人家、不足百口人，同宗同姓，长幼童叟论辈排序。父亲在同辈中排行“第七”，我在同辈中排行“第十”。听长辈们说，在我出生时，我的七爷由此给我取了个“双武”的乳名。

我是个在家待不惯的顽童。每年的寒、暑假成天在外玩耍，从村东跑到村西、屋前奔到屋后，或是围着池塘捕鱼摸虾。即便晚饭后，还不忘跑到邻家哥哥家里玩耍，玩累了，就和大哥哥们挤在一起睡。颇有点“野孩子”的味道，大人们好像习以为常。只是在天黑了，年迈的爷爷就会站在老屋前的石阶上，呼唤着我的乳名。

如今爷爷已离开我们四年了，再也听不到那一声声熟悉的呼唤。只是闲谈时，叔叔婶婶们，还时常提起爷爷满村子唤孙归家的声音，都说从未见过如此疼爱孙子的爷爷。

说起爷爷，也是一生多磨难。爷爷生于1923年，六岁便成了孤儿。祖父是个读书人，算得上方圆十里的名人雅士。爷爷常说自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逃过荒、跑过反，得到过姑母的抚养和邻里相助才渡过难关。后来，迎娶了邻村倒马河贤惠的奶奶，才算安了个家。奶奶曾育一女，不幸夭折后不再生育。后来，从堂弟家过继了父亲。因此，爷爷、奶奶对于我的到来如获至宝不难理解。说含在嘴里怕化了，一点也不为过。

庄户人家总是很勤快的，寒来暑往，忙忙碌碌。二十多年前的母亲，身体偏胖却也结实，说话做事很麻利。特别是夏天，经常很早起床，来到村东头的菜地里，施肥、除草，那时自家种的五谷杂粮一般不喷洒农药。爷爷牵着一头牛，一大早就穿过屋后的山岗，在山的那一边放牛，割青草。父亲一般背着锄头，来到村子南边的稻田里打理庄稼。

有时大人们一忙，到了上午八九点钟光景，都不见回来。早已做好早饭的奶奶，显得有些焦急。于是，不耐烦地对我说，都几点了，还不回来吃早饭，活是干不完的，快去叫他们。在奶奶的催促下，我先是跑到屋后的山岗上喊爷爷，再到村西头喊母亲，最后到村口去喊父亲。有时，喊了半天也没人回应。正在田间劳作的长辈们，听到我的呼唤声后，不时有人大声回应我，“不在我这边”“好像刚回去了”……

在我呼唤时，经常碰到邻家的哥哥姐姐，或是叔叔婶婶，也在呼唤自己的家人。那一声声的呼唤，在田野间、巷陌里不约而同地相互交错，丝毫不影响家人辨认。

如今，母亲已不如当年身体结实，父亲也两鬓白发，早用上了手机，原始而又古老的呼唤声，逐渐被高科技所替代，离我们渐行渐远。唯有信息屏蔽时，耳畔偶会响起那熟悉的呼唤声，每当这一刻，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爷爷的拐杖

□江苏 吴建

清明节前，我回老家扫墓，在爷爷的坟上，我又一次将爷爷生前用过的拐杖恭恭敬敬地放置在墓碑前，虔诚地三叩首，心里默默地念叨：爷爷，您的孙儿又带着您的拐杖看你来了！

这根枣木拐杖是爷爷生前的心爱之物，它陪伴爷爷走过了春夏秋冬，走过了风霜雨雪，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

其实，在我幼时的记忆中，高大挺拔的爷爷是不用拐杖的。那时，我的父母都在外地工作，奶奶常年多病，爷爷一人承担起了耕种五亩责任地和照看我和两个姐姐的重任，虽说是姐姐，但最大的也不过十三岁。而五十多岁的爷爷腰不驼，背不弓，双腿粗壮健硕。他走路快步如飞，挑担稳健踏实。每天天不亮爷爷就起了床，煮饭，扫场，喂猪，待我们吃完早饭，又送我们去上学，然后再赶到田里劳作。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爷爷的腿不那么利索了，走起路来没那么快了。有一次睡觉前我听爷爷和奶奶说，他的右腿最近老是感到麻麻的，有时还剧烈的疼。奶奶把这事打电话告诉了我的父亲，父亲连忙请假回来陪爷爷去医院看病。医生诊断是静脉曲张，长年劳累落下的疾患，需慢慢调理休养才行。父亲要爷爷把责任田丢掉，遵医嘱在家休息。可爷爷说，就算不种地了，还有一大堆家务活儿呢。我这点小病小痛的算得了什么？此后，爷爷一边服药一边干活，所有苦重的农活照旧一样不撂下。看着走路颤巍巍的爷爷，已经懂事的我走过去扶住他说：“爷爷，我叫爸爸给您买根拐杖吧。”爷爷笑呵呵地说：“好孙子，爷爷现在还用不着，等以后爷爷走不动了，你再搀爷爷到外面晒晒太阳。”

一晃又过去了好多年，奶奶去世了，父母从外地调回了家，我们也已长大，姐姐都出了嫁。卸下了重担的爷爷却比以前更加苍老了，行走更加蹒跚。我参加工作后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为爷爷买了一根既精巧又硬实的枣木拐杖。那天，我把拐杖递到爷爷手中，爷爷甚是高兴，拄着拐杖来回走了几步。有了拐杖的支撑，爷爷脚下平稳多了。爷爷用长满老茧的手轻轻抚摸拐杖，动情地说：“我总算没白疼孙子，孙子懂得孝敬爷爷了。”爷爷的话让我心里涌起一缕酸涩，爷爷给我们的是大海般的关爱，而我们的这点报答就使他欣慰不已！有了这根拐杖闲不住的爷爷更是忙里忙外，替我的父母分担家务。每逢周末假日我回家看望他们，爷爷总是固执地拄着拐杖到村口接我，回单位时他又拄杖送我，我不让他送他就生气。然而，病魔无情，几年后，已是静脉溃疡导致坏死的爷爷终于倒下了，再也不能走路了。记得最后一次，我回家探望他，爷爷躺在病床上，那根枣木拐杖静静地倚在他的床边。

我回单位后不到一星期，老家就捎来噩耗：爷爷走了！泪水顿作倾盆雨。在清理爷爷的遗物时，我提出，这根拐杖不要烧给爷爷，留作纪念。我想：如果在天有灵，一生辛勤慈爱的爷爷一定会升上天堂；在天堂里爷爷的腿一定会矫健无恙，天堂里的爷爷不用拐杖。

小镇澡堂

□合肥 施光华

澡堂洗澡，去除污垢，消除疲劳，尤其冬季还可起到活血助暖作用，不失为平民百姓一种超然享受。回忆故乡的澡堂，它给我带来许多快乐，同时也伴有些许尴尬，但我依然怀念它，怀念曾经发生过的人和事。

故乡的澡堂位于历经沧桑的石桥边。那时农村无水电，澡堂用水取之河水，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买票进入大堂后，四周是紧挨的木靠椅，下端配有抽屉，供存放衣物。中间是一长溜木制矮桌子。木靠椅中老年人使用居多，矮桌子青年人和小孩们使用居多。那年代，大家没啥钱和贵重物品，故木靠椅的抽屉不上锁，使用矮桌子的人直接将衣服堆放在桌面上。

浴池的灯光是微弱的，它是通过壁龛里煤油灯隔着玻璃映射进来的。熟悉的客人互相能认识，不熟悉的只能看见人影在晃动。浴池里像个交响乐，啥声音都有，有大人们的说话声，孩子们的打闹声，还有表示舒服的呻吟声。因无水电，谈不上有淋浴，大伙儿都窝在池子里洗澡直至结束。那年代物质条件差，极少有人使用肥皂洗澡，澡堂服务人员担心的不是水中含有多少肥皂泡沫，而是多少泥沙。因为有些庄稼人腿上还带着泥土的“芬芳”就赶到澡堂来了。绝大多数客人一般先在大池里泡泡洗洗，然后再到较为干净的小浴池里过一下就好了。但也有极少数敢冒风险的人，去最里面大铁锅边用毛巾蘸滚烫的热水，擦洗身体和烫脚丫子。

澡堂的大厅应该是最热闹的地方，也是小集镇居民和驻地单位职工洗浴后的休闲场所，聊天的、嗑瓜子的、吃花生米的、喝茶的，不一而足。跑堂的大叔姓薛，40多岁，个头不高瘦瘦的，永远是后背头，斜刁着香烟，腰间围条白围裙的模样。薛大叔声音洪亮，做事利索，待人热情，客人们都很喜欢他。只要有人喊：“薛银高，来条热毛巾！”薛大叔便立马清脆地应答道：“好呐，马上到。”说完便用两手分握湿毛巾两头，伸进热水桶里，拎起来整一下，便快步递给客人了。小孩们是享受不到热毛巾的，因为他们是“捞油水”，跟在家长屁股后面来的不收费。可有的小孩调皮，也跟着喊：“薛银高，来条热毛巾！”薛大叔望一眼不吱声，但也过来了，趁孩子不备，一手拽住小鸡鸡，一手比划剪刀样式，吓唬道：“薛银高也是你叫的？再没大没小，看我咔嚓一下。”孩子吓得伸伸舌头，薛大叔也笑哈哈忙去了。

洗澡是快乐的，但洗澡洗出风险，并洗出身上许多伤疤来，却是我始料不及的。196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带着6岁的弟弟去洗澡，我的衣服还未脱完，弟弟便不听劝阻撒开脚丫跑向浴池出入口了。我心想：去也无用，门打不开。谁料他是乘着大人们拉门的档儿溜进浴池的。他进入浴池后，竟舍近求远去了大铁锅边，不慎滑入铁锅内，被严重烫伤了。

改革开放后，故乡的澡堂随着新大街的兴起和其他原因倒闭了。取而代之的是，交通便利、装饰一新、水电齐全、安全环保的沐浴中心。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也尽情地享受着这种淋浴新生活。然而，作为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过去的澡堂，仍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退了没有

□陕西 许双福

没曾想，遇到熟人，第一句话便问：你退了没有？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这个问候是一晃间在不知不觉中就来了。细细回味，本以为自己还小，还能东奔西走，不觉得什么，当带小孙子玩耍时，他快速奔跑，我紧跟着追，他如狡兔，我似乌龟，才真的感受到了，我乃真的老了，真是到了快退休的年龄。

在已耄耋之年的父母面前，我仍感孩童一般，看着他们布满纹路的脸颊，步履蹒跚，弯腰驼背的身影，这便是我不远的将来，必要复制的影子。

当上个世纪的1979年冬季，乘着绿皮火车，与一群互不相识的战友，经过三天三夜坐在木条椅上的煎熬，终于到了银川，即将到站时，带兵干部点名，我们十三位被点新兵在银川下了车，停在出站口的一辆苏制嘎斯六九卡车将我们拉到了军区农场，十七岁的我，进入社会的第一课，从“庄稼兵”开始上起。

艰难的“庄稼兵”生活刚有了起色，一声令下，开赴大漠戈壁，拾起了我们真正的步兵行当。寒冬里，零下二十好几度，尿落地便成冰，训练结束回到房子里，手指解冻后那个钻心的疼，开始时，真想哭出来，慢慢地，疼归疼，难耐归难耐，强忍着也就过去了。

连长的“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使我们的身躯强劲，坚定了信念，有了意志力，投戎报国的荣誉感。每在训练回来的路上，一队百人的灰土人，唱着歌，迈着整齐的步伐，充满着自豪，当兵真好。

离开军营的那一刻，战友们抱头痛哭，伴随一生的场景，每每想起，眼眶总是湿润的。恋爱结婚，生子养育，又进入了另一种生活状态。眨眼间，儿子领回来了媳妇，我险些流出了眼泪，温暖甜美，当婚礼结束，宾客们告别离去，我才感觉到了累，疲惫不堪，心劲的力量，沉浸在幸福之中，累被抛得远远的。

悉数五十多年的路途，才意识到，我真的到了退休的岁月。

人生就是这样，在没有准备中，老字贴在了前额，将年轻搁在了时光里。